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下〕

曹雪芹原著

君浩
程有庆 校点

京华出版社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等过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平儿去了不提。

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给莺儿句好话儿听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仔细反叫莺儿受教导。”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边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闷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春燕笑道：“妈！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当下来至蘅芜苑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道：“方才言语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莺儿也笑了，让他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

走上递了一个纸包儿与他们，说：“是蔷薇硝，带与芳官去擦脸。”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巴巴儿的又弄一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进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随的，不敢倔强了。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便不再说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使眼色与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说与他蕊官之事，并与了他硝。宝玉并无与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得到！”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弯腰向靴统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给我一半儿。”宝玉只得要给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给别人，连忙拦住笑说道：“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上还剩了些，如何就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那里看得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贾环见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笑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买的银硝强。你看看是这个不是？”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

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横竖比外头买的高便好。”彩云只得收了。赵姨妈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么怨他们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着这会子撞尸的撞尸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报仇。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渣儿来问你不成？就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贾环听了，便低了头。彩云忙说：“这又是何苦来？不管怎样，忍耐些罢了。”赵姨娘道：“你也别管！横竖与你无干。趁着抓住了理，骂那些浪娼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氣！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蹶摔娘！这会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你明日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替你恨！”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调唆我去闹出事来，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

一句话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了，这屋里越发有得活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飞也似的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顽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瞧见赵姨娘气得眼红面青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儿了！若是别一个，我还不恼，若叫这些小娼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了！”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什么事？”赵姨娘遂将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一回。夏婆

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你想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自己撑不起！但凡撑的起来，谁还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就得罪他们也有有限，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我帮着你作证见。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些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赵姨娘听了这话，越发有理，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细细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

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让：“姨奶奶吃饭，有什么事？这等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前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他的。若说没了，又怕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便学戏，也没往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得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的着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怀内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拉袭人说：“不要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

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

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千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怀怨的老婆子见打芳官，也都趁愿。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听见此信，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侮，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说。这样没道理还了得了？”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将来，忙把四个喝住，问起原故来。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尤李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纨都笑道：“请姨娘到厅上来，咱们商量。”

赵姨娘无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帐人调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得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得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责罚。”

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素日和这芳官不对，每每的造出些事来。前日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日我与姑娘送手帕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见了我来，才走开了。”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肯据此为证。

谁知夏婆的外孙女儿小蝉儿便是探春处当差的，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众女孩儿皆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蝉出去叫小幺儿买糕去。小蝉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小蝉听说，忙接了钱道：“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夏婆亦在其内。小蝉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的话告诉了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蝉姐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么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说给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在一时儿。”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

要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告诉这么句要紧的话呢。你不嫌腌臢，进来逛逛。”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没有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的。”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与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蝉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掷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气得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众人都说道：“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俐的见了他们拌起嘴来，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当下小蝉也不敢十分说话，一面咕哝着去了。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日那话说了没有？”芳官道：“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没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得什么似的，又不好和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儿。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正无路头，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等待他们也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芳官去与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说。

前言少述，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这里宝玉正为赵姨娘吵闹心中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等吵完了，

打听春劝了他去后，方又劝了芳官一阵。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吃去罢。”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见瓶中也不多，遂连瓶与了芳官。

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畸角子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儿。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里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铍子烫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给你罢。”五儿听说，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谢芳官，因说道：“今日好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官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怕没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

柳家的说：“我这里占着手呢，五丫头送送。”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小红的，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倒难再回转。且等冷一冷儿，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没有不成的。”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儿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

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便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芳官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你只管放心。”说毕，芳官自去了。

单表五儿回来，与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尊贵物儿，却是多吃了也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大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点儿。他那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我倒半盏给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去，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是非。”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作贼偷的不成？”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他侄儿正躺着，一见这个，他哥哥嫂子侄儿无不欢喜，现从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头目清凉。剩的半盏，用纸盖着放在桌上。

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伴儿，走来看他的病。内中有一个叫做钱槐，是赵姨娘之内亲，他父母现在库上管帐，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手头宽裕，尚未娶亲，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儿标致，一心和父母说了，娶他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时，自向外边择婿了。钱槐家中人见如此，也就罢了。争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来看望柳氏的侄儿，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说：“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面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儿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儿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

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簋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昨儿晚上我打开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说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没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是外甥女儿吃得的，上半天原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么差使，跑什么？况且这两日风闻得里头家反作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了。姑妈来得正好，亲自带去罢。”

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走到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叫我们三四个人各处都找到了，你老人家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来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儿崽子，你也和我胡说起来了！回来问你。”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一夕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小厮且不推门，且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鷓鴣似的，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小厮笑道：“嗳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你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们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

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

房里找他们姐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炖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浑噁？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得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不要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

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别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菜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得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

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烦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

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得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